

孽子

Crystal Boys

白先勇

著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白先勇
著

孽子

Crystal Boys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孽子 / 白先勇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9-02894-7

I. ①孽…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4854 号

孽子

NIE ZI

白先勇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丁纪红 王 瑜 张思伟

封面设计: Fan Fan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给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犹自彷徨街头，

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目 录

放 逐
001

在我们的王国里
005

安乐乡
179

那些青春鸟的行旅
293

放逐

1

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的一片，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嘎哑的喊道：

畜生！畜生！

2

布 告

查本校夜间部三下丙班学生李青于本月三日晚十一时许在本校化学实验室内与实验室管理员赵武胜发生淫猥行为为校警当场捕获该生品行不端恶性重大有碍校誉除记大过三次外并勒令退学以儆效尤

特此公告

省立育德中学校长高义天

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

在我们的王国里

1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们推一个元首——一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又很随便，很任性地把他们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街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棵棵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榈，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刻不尖锐的感觉得到。丛林外播音台那边，那架喧嚣的扩音机，经常送过来，外面世界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广公司那位女广播员，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叫道：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港台国际贩毒私枭今晨落网！水肥处贪污案明日开庭！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麋鹿，异常警觉的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咯轧咯轧，从那片棕榈丛中，一旦侵袭到我们的疆域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倏地一下，作鸟兽散。有的蹿到播音台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钻进厕所里，撒尿的装撒尿，拉屎的装拉屎；有的逃到公园大门，那座古代陵墓般的博物馆石阶上，躲入那一根根矗立的石柱后面，在石柱的阴影掩蔽下，暂时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我们那个无政府的王国，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庇护，我们都得仰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

条求存之道。

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暧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我们那几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对我们提起从前那些斑斑往事来，总是颇带感伤而又不免稍稍自傲的叹息道：

“唉，你们哪里赶得上那些日子？”

据说若干年前，公园里那顷莲花池内，曾经栽满了红睡莲。到了夏天，那些睡莲一朵朵开放了起来，浮在水面上，像是一盏盏明艳的红灯笼。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市政府派人来，把一池红莲拔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阁，池子的四周，也筑了几栋红柱绿瓦的凉亭，使得我们这片原来十分原始朴素的国土，凭空增添了许多矫饰的古香古色，一片世俗中透着几分怪异。我们那几位元老提起此事，总不免抚今追昔的惋叹：

“那些鲜红的莲花哟，实在美得动人！”

于是他们又互相道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姓名，追怀起一些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来。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前，脱离了我们的国籍，到外面去闯江湖的英雄好汉。有的早已失踪，音讯俱杳。有的夭折，墓上都爬满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一个又深又黑的夜里，突然会出现在莲花池畔，重返我们黑暗的王国，围着池子急切焦灼的轮回着，好像在寻找自己许多年前失去了的那个灵魂似的。于是我们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便点着头，半闭着眼，满面悲悯，带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的结论道：

“总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么？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的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

2

昨天，台北市的气温，又升到了摄氏四十度。报纸上说，这是二十年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个夏天。整个八月，一滴雨水也没下过。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榈、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葱葱，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像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魑魑，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一般。

因为是周末的晚上，我们都到齐了，一个挨着一个，站在莲花池的台阶上，靠着栏杆，把池子围得密密的。池子的周围，浮满了人头，在黑暗中，一颗颗，晃过来，晃过去，在绕着池子打圈圈。在幽冥的夜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浮着一枚残秃的头颅，那边飘着一绺麻白的发鬓，一双双睁得老大、闪着欲念的眼睛，像夜猫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隐秘的私语，在各个角落，嗡嗡嚶嚶的进行着。偶尔，一下孟浪的笑声，会唐突的迸发到浓热的夜空里，向四处滚跳过去。当然，这阵放肆的笑声，是从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那儿发出来的。杨教头穿着一身绛红的套头紧身衫，一个胖大的肚子箍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一条黑得发亮的奥龙裤子，却把个屁股包得扎扎实实隆在身后，好像前后都挂着一只大气球似的。杨教头穿来插去，在台阶上来回巡逻，忙着跟大家打招呼。手中擎着一柄两尺长的大纸折扇，扇一张，便亮出扇面“清风徐来”，扇底“好梦不惊”八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来。杨教头喘吁吁的叫着，笑着，一走动，身前身后的肉皮球，便颤抖抖，此起彼落的波动起

来，很嚣张，很有架势。杨教头自己封为公园里的总教头。他说，我们这个老窝里，地上有几根草他都数得出，在他手下调理出来的徒子徒孙，少说些，怕也不下三五十人。他常常挥舞着他手上那柄两尺长的折扇，一杆指挥棒似的，猛的戳到我们面前来，喝骂道：

“这起戾养的，师傅在公园出道，你们还都在娘胎里头呢！敢在师傅面前逞强么？吃屎不知香臭的兔崽子们！”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猩红翻领衬衫，一条宝蓝喇叭裤，脚下的半统靴，磕蹶磕蹶，在台阶上亮来亮去，很俊，很帅，很骚包。不知怎的却触怒了我们师傅，他伸手一招锁骨擒拿法，便将小玉一只手扭到了背后去，冷笑道：

“你这几根轻骨头，在亮给谁看？在师傅面前献宝么？可知道师傅像你那点年纪，票戏还去杨宗保呢！你的骨头有几斤，我倒要来称一称。”

说着另一只手，在小玉脖子狠狠一捏，小玉痛得直叫哎哟，一连讨了二十个饶。我们的师傅杨金海杨总教头，在公园里确实是个很有来历，很有身价的人物。他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公园里的人，他大半相识，各人的脾性好恶，他通通摸得一清二楚。杨教头，手段圆滑，八面玲珑，而且背后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替他撑腰，所以在公园里很吃得开。从前杨教头在中山北路六条通里几家酒馆饭店都当过经理领班，各色人等都应付过，见闻广博，路子特多，许多酒店旅馆都有他的眼线。哈啰哈啰，洋泾浜的英文，他说得出一大串，多得死嘎；日本话也能来几句，因此人又叫他六条通，条条都通。

据说我们师傅杨教头从前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陆上还在山东烟台当地方官呢，跑到台湾却在台北桃源街开了一家叫桃源春吃夜宵的小酒馆来，杨教头便在酒馆子里替他父亲掌柜。那时候，公园里的人，夜夜都去桃源春捧场，生意着实兴盛了一阵。后来公园里的流氓也夹了进去，勒索生事，把警察招了去。有些人怕事，便不去上门了，生意一淡，关门大吉。后来别人又陆续开了潇

湘、香槟、六福堂，但通通不成气候。公园里的人，至今还是怀念着杨教头那家桃源春。他们说，冬天夜里，公园里冷了，大家挤到桃源春去，暖一壶绍兴酒，来两碟卤菜。大家醺醺然，敲碗的敲碗，敲碟的敲碟，勾肩搭背，一齐哼几支流行曲子，那种情调实在是好的。杨教头提起桃源春，便很得意：

“我那家桃源春么，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些鸟儿躲在里头，外面的风风雨雨都打不到，又舒服又安全。我呢，就是那千手观音，不知道普度过多少只苦命鸟！”

后来杨教头跟他老爸闹翻了，跑了出来。原因是老头子银行里的存款，他狠狠地提走了一大笔。据说那笔钱，完全用在了我们师傅的宝贝干儿子原始人阿雄仔的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会发羊癫疯的，走着走着，噗通就会倒下去，满嘴吐着白沫子。那次他昏倒在马路上，一双腿让汽车撞断了，在台湾疗养院住了半年，花了几十万，是杨教头出的钱。阿雄仔身高六尺三，通身漆黑，胸膛上的肌肉块子铁那么硬。一双手爪，大得出奇，熊掌一般。有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傻愣愣的伸出一双大手，抱住我们，使劲一搂。他的臂力大得惊人，吃他箍一下，全身的骨头都轧碎了似的，痛得我们大叫起来。阿雄仔最好吃，我们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脸上晃一下，说：“叫声哥哥！”他便伸手来抢，咧开嘴傻笑，咬着大舌头，叫道：“高高，高高。”其实他比我们要大十几岁，总有三十了。每次出来，他跟在杨教头身后，手里总是大包小包拎着：陈皮梅、加应子、花生酥，一面走一面往嘴里塞，见了我们，便扬起手里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们每人，他都分一点。有时杨教头看不过去，便用扇子敲他一记脑袋，骂道：

“你穷大方吧，回头搞光了，我买根狗屎给你吃！”

“徒弟们，还傻站在这里干吗？”我们师傅杨教头赶到我们堆子里来，一把扇子指点了我们一轮，喝道：“那些大鱼回头一条条都让三水街的小幺儿钓走了，剩下几根隔夜油条，我看你们有没有胃

口要？”

说着杨教头刷一下，豁开了他那柄大折扇，“清风徐来”、“好梦不惊”，拼命扇动起来。原始人阿雄仔竖在杨教头身后，庞然大物，好像马戏团里的大狗熊一般。他穿着一件亮紫尼龙运动衫，崭新的，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绷得块块凸起。

“噢，阿雄仔，你这件新衣裳好帅，是老龟头送给你的吧？”

小玉伸出手去捶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想激我们师傅，就拿阿雄仔来开胃，老龟头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色鬼，颈子上长满了牛皮癣。公园里的人，谁也不理他，他只有躲在黑暗里，趁我们不防备，猛伸出手来，抓我们一把。有一次，他拿了一包煮花生，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后我们师傅气得发昏，揪住老龟头，打得臭死。

“你他妈狗娘养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龟头送的呢！”杨教头一把扇子戳到小玉额上，骂道：“雄仔这件衣裳么，你问问他自己，是谁买给他的？”

“达达买给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头，痴笑道。

“傻仔，在哪里买的？”

“今日公司。”

“多少钱？”

“一百——”

“他娘的，一百八！”杨教头一个响巴掌打到阿雄仔宽厚的背上，呵呵的笑了起来，“啊唷！这个小贼，原来躲在这里——”

杨教头发现老鼠畏畏缩缩躲在小玉身后，抢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捉住老鼠的手梗子，啐道：

“你们快去拿把刀来，我来把这双贼爪子剁掉！这双贼手留来做什么？一天到晚只会偷鸡摸狗！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绍人给你，要你去打炮，谁许你偷别人东西的？师傅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不等人家报警，我先把你这个死贼揪进警察局去，狠狠的修理修理。明天我就去告诉乌鸦，叫他把你吊起来打！”